



□ 本报记者 温远源

网络欺诈真假混卖现象层出不穷

二手交易平台乱象调查

“原本只想出手两张礼品卡，没想到却摊上了一件糟心事！”近日，北京居民鲍女士向《法治日报》记者反映，其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遭遇了一桩令人难以置信的交易欺诈...

网上销售虚拟商品 遭遇卷卡失踪骗局

今年7月，鲍女士在某二手交易平台上挂了两张星巴克星礼卡，售价380元（面值共400元）。一位买家通过消息页面联系称想购买，随后平台页面显示“买家已拍下”...

平台称非执法部门 无法保证追回损失

“平台页面上仅显示‘买家已拍下’，容易让人误认为买家已经完成所有步骤，且没有任何预警功能，15分钟后才提示对方未付款...”

网商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在二手交易平台买到的商品货不对板，可否按照“交易欺诈”要求卖家三倍赔偿？“随着二手物品交易的规模快速扩大，因二手物品交易问题产生的法律纠纷也越来越复杂...”

网商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在发生纠纷后，双方应及时通过调解、投诉、诉讼等方式依法维权。”陈强建议，对于二手交易平台而言，应进一步完善交易规则和投诉举报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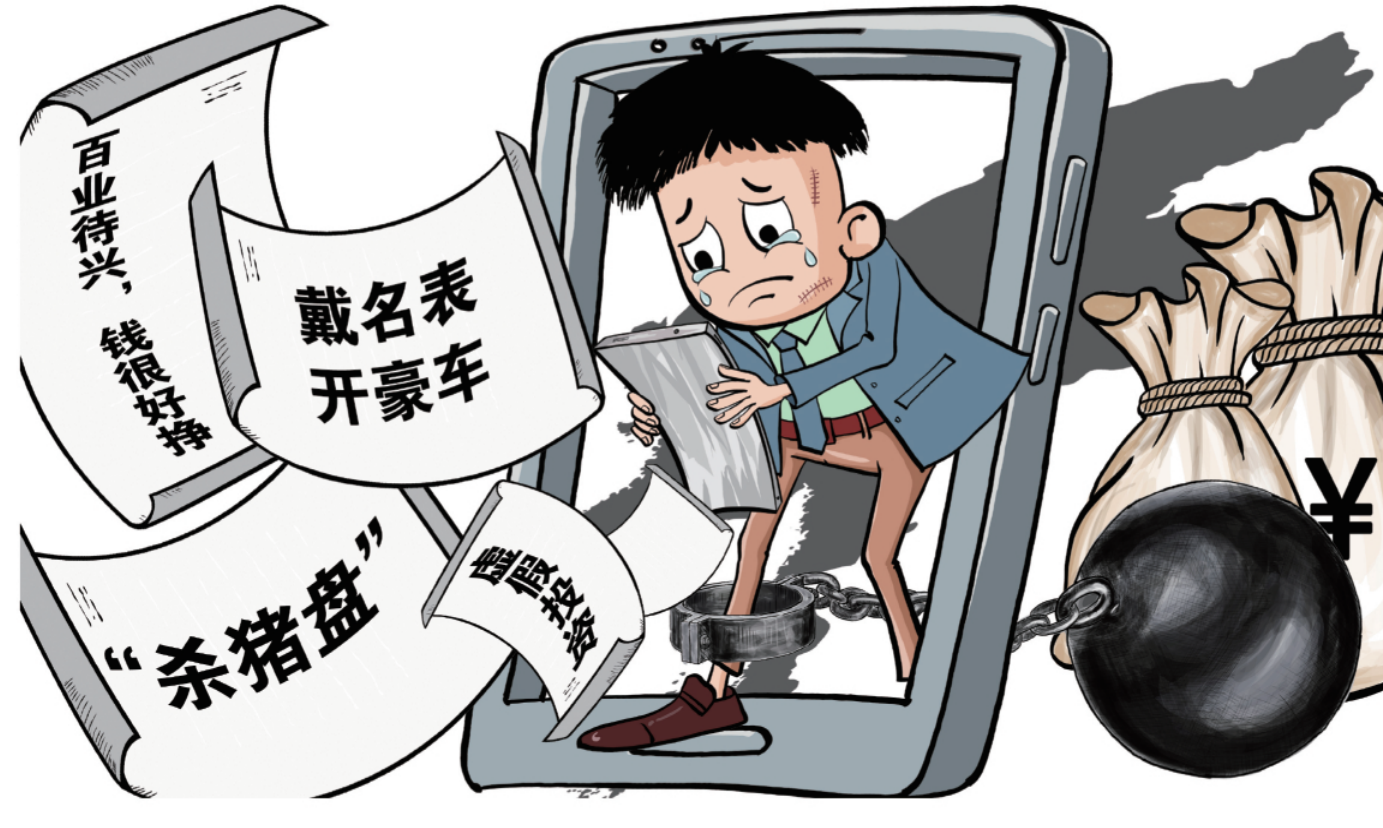
网商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2年3月实施的《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一）》，认定进驻二手交易平台销售商品的卖家是否属于经营者...”

网商商品货不对板 可能构成交易欺诈

“如果交易过程中存在欺诈行为，平台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对此，陈强认为，平台确实很难在海量的交易中，保证对每一笔具体交易进行完备的监督和风险防范...

编者按 8月14日，首部揭露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全产业链内幕的犯罪题材电影《孤注一掷》票房破18亿元。导演中奥在接受采访时说，电影中的电信网络诈骗只是现实中的冰山一角...



自首男子亲述缅甸洗钱经历

子弹飞过头皮，被吊窗台暴打一夜

8月9日，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公安局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办案区，“吱”的一声，房门被推开，自缅甸被劝返的犯罪嫌疑人李亮(化名)戴着铐铐走了进来。

2022年4月，受害人李某报案称被裸聊敲诈勒索26万余元。经调查资金流向，乌鲁木齐市高新区(新市区)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抓获了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4名犯罪嫌疑人。

经讯问，犯罪嫌疑人李某供述上线系其随于境外的丈夫李某。

经过民警长达1年的政策宣传，2023年5月28日，犯罪嫌疑人李亮自行前往海关自首。7月26日，其被民警押解至乌市。

面对《法治日报》记者，李亮讲述了他在缅甸惊心动魄的遭遇，以下是他的自述：我之所以去缅甸，要从认识肖某说起。2018年，我的体育用品店因经营不善入不敷出，同时我因扩充生意而背负的10万元贷款到期...

乘坐皮划艇偷渡入缅

缅甸，这是肖老板向我描绘的发财地。他说那边百业待兴，钱很好挣，还向我出示了往来缅甸的边防证件，称自己就是在当地做生意才赚得盆满钵满。

我心动了，于是和肖老板沟通好行程细节后，便带着70元，从老家安徽省坐火车前往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等候肖老板安排偷渡。在该县居住的两天内，一位餐馆老板与我闲聊时透露：“常常听到境外传来枪声，听说那边很危险。”

这番话让我开始犹豫。两天后，肖老板开着豪车来找我，他向我求证餐馆老板所述的真实性，他说：“别听他们胡说，我就在缅甸发财，现在不是好好的吗？”

我打消了疑虑。事后想起来，那时的我错过了最后一次悬崖勒马的机会。

当日傍晚，我被要求关闭手机，乘坐摩托车进入密林，在林间兜兜转转1个小时后，到

了一条河边。“过了河，就是缅甸。”摩托车司机用蹩脚的中文对我说。我提着行李下车，看到一艘皮划艇从河内疾速驶来。艇内已坐了5人，除了驾驶员，其他4人都带着行李，风尘仆仆的样子。

“还好，有伴。”踏上皮划艇，我在心里安慰自己。深夜，我们到了河对岸，看到一辆面包车等在那里。上车后，前排两名大汉手中的匕首寒光闪闪，我和其他人默默坐下，谁也不敢说话。

面包车在缅甸掸邦东部第四特区首府小勐拉市的一家赌场门前停了下来，将我踢下车后，面包车疾驰而去。不多时，迷茫的我看到从赌场内出来的肖老板，他安排我在赌场入住，并带我小赌了几把。

人到中年，若非亲眼所见，我难以想象赌场装修如此豪华，资金交易量如此庞大，我很快便沉迷在这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了。

流连赌场花光钱被卖

此后多日，我与肖老板在赌场流连忘返，日夜不分。到第5天上午，赌场经理带着打手找到我，称肖老板输了一大笔钱，欠下巨额高利贷，他已逃离，并将我抵押给了赌场。

换句话说，我被卖了。此时悔意涌上心头，我却别无它法。赌场要求我当服务员，以工资抵债。为了避免挨打，我不得不在落魄和惊慌中开始工作。此后半年，我在赌场当“经纪人”（指为赌场招揽客人并从中抽取分红者），帮零店打工，除了还债，还攒了些钱。但那时的我已染上赌瘾，很快，不多的积蓄被我在赌桌上挥霍一空。

慢慢地，我越来越觉得钱不够花，想回国的愿望逐渐减弱。为了挣钱满足赌博和享受的欲望，2019年，我在小勐拉市某电玩城当起了“经纪人”。

小勐拉市的电玩城绝大多数是赌场场所。我只需招揽顾客，并引诱他们掏钱赌博，便可获得一日200元人民币的工资。

起初，这份工作勉强可以满足我的开销，可随着我的赌博资金越来越大，我不得不寻找更多挣钱的门路。

2020年初，我在电玩城结识了阿健。同样享受物欲生活的阿健邀请我为公司

寻找银行卡，1张给我1000元。我在当地对电信网络诈骗耳濡目染，自然明白他要找银行卡是为诈骗团伙洗钱。但我没有丝毫犹豫，同意了。

次日，我们来到小勐拉市一处大门紧闭的院子前，拎着行李走进去，一排平房前，有五六个端着冲锋枪的武装人员盯着我们，同时，身后的铁门被关闭了。

我感觉不对，但黑洞洞的枪口指过来，我只能硬着头皮跟阿健走进一间办公室，一名中年女性正弯着腰，向办公桌前的头目祈求道：“再宽限两天吧，我实在没钱了。”头目冷冷地哼了一声，拿起桌上的电视，对着她打去。她随即惨叫一声，身体僵直，摔在了地上。

“砰”地一声，房门关闭，我的心也随之一震。随后，我和阿健被没收了手机和行李，在头目的逼迫和监视下向朋友打电话借银行卡。当晚，一起诈骗得手时，我们借到了两张银行卡，正好用来走账，共45万元的诈骗金额是两个诈骗团伙协作的成果，这笔钱分作15万元、3万元分别打款，但由于阿健不小心错报卡号，导致本该给头目的3万元被转进了另一团伙账号内，且对方拒绝退款，这可惹恼了头目。

深夜，阿健被打手拉到隔壁房间，我听到棍棒打在肉上的“吱吱”声和阿健发出的惨叫声。接着，头目用枪指着我的头：“吞了3万元的团伙就在楼上，你去要钱！”

别无它法，我只得硬着头皮走进楼内，低声恳求对方退款，可对方却嫌我啰嗦，拔出腰间的手枪，瞬间，枪声在我头顶炸响，我感觉一颗子弹弹着我的头皮飞过，顿时遍体生寒。

真开枪了！我慌不择路地跑下楼，只听到身后有人高声叫喊，为了保命，我只得躲进头目的车。

钱是要不回来了。返回后，头目要求我与阿健赔偿损失。阿健的腰已经被打出一圈瘀青，我受了枪声惊吓，魂不守舍，万般无奈下，阿健借朋友的车抵押给了头目，我们才被放了出来。

成洗钱帮凶赚取佣金

被放出来后，我本该回国。可已经染上赌瘾的我又回到了电玩城工

境外涉诈被困人员讲述

做着“杀猪盘”吃着“猪食饭”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陈凯

“中国的空气，呼吸都是甜的！”8月6日晚上11点，刚刚从边境口岸回国的秦飞(化名)和吕明(化名)在云南西双版纳机场，激动地等待飞往昆明的航班。

过去3年，他们在境外诈骗窝点的经历犹如现实版《孤注一掷》，有些场景甚至比电影情节更加残酷。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法治日报》记者近日对其进行了采访。

受高薪诱惑误入歧途

“工资很不错，来了就有赚。”2020年8月，来自浙江永嘉山区的秦飞和同村的吕明通过网友“刘总”得知在东南亚某地当饭店服务员的待遇相当不错，既无学历又无一技之长的两人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告别亲朋，前往异国。

抵达目的地后，两人的护照被“刘总”没收，而所谓的“饭店”其实是一幢装修简陋的办公大楼，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秦飞和吕明意识到自己已被关进了一座“诈骗园区”。

当两人提出想离开时，“刘总”换了一副嘴脸，“要完成业绩再走，要么让你们家里

人交赎金”。看着凶神恶煞的管理人员，两人默不作声，只能跟着他们来到员工宿舍。

“那里的宿舍简直不是人住的，又臭又恶心。”秦飞说，十几平方米的员工宿舍住了十几个人，不是睡地上，就是睡木板。

更让秦飞绝望的是伙食，“在那边的3年里，我没有吃过一顿正常的饭，那里的伙食甚至不如我们村的猪食。”

“如果对方要求语音或者视频通话，公司马上就会叫女模特过来应付。”吕明说，为了让受害人彻底陷入骗局，公司还特地找了好几个漂亮的女模特随时待命。

业绩没完成要被体罚

“我们一天工作差不多14个小时，如果业绩没有完成，就要面临深蹲、跑步等体罚。”秦飞说，如果有人逃跑，就不只有体罚这么简单了。

“一天凌晨，两名年轻男子系了一根绳子想从窗户爬下去逃跑，结果被公司的保镖看到了，那两人被抓后便遭遇了轮番毒打，身上没一处是好的。”秦飞一边回忆，一边描述当时的场景，“其中一名被打残后就被卖去别的地方了，去哪里我也不清楚”。

在精神极度高压下，“园区”里的人几乎都不敢反抗，被迫每天不停地寻找新的诈骗对象。

“这里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在干诈骗，也知道这是犯法的，但不干就要被打，久而久之也就麻木了。”秦飞说。

虽然秦飞和吕明没日没夜地为诈骗集团工作，但是他们身上的债务却越来越多。

“在那边，呼吸一口气都要钱。”秦飞说，他们不仅要交伙食费、床位费、水电费，甚至连诈骗用的手机也要收取设备费，3年下来不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还背上了十几万元债务。

出逃后报警又被抓回

2021年底，秦飞工作的“园区”由于各种